

美麗之歌

(愛沙尼亞詩選)

孫

用 譯



文化工作社印行

文化工作社

工作叢書

【輯一第】

6

美 麗 之 歌

(選詩亞尼沙愛)

譯 用 孫

一九五一年四月再版

目次

愛沙尼亞詩人及其詩..... 1

民歌十二首

美麗之歌.....10

歌人的兒時.....22

歌的力量.....23

歌的勝利·····	26
嘴唱着，心碎了·····	28
唱吧，小小的嘴·····	29
母親的辛苦·····	32
奴隸一定要泗水·····	34
離開的她似乎更美麗·····	35
你不要相信情人的諂媚·····	36
誰明白男子的心·····	38
怪事！·····	40
貝德爾生二首	
歌者·····	42

月.....	44
克魯茲華爾德一首	
自由頌.....	49
考度拉三首	
瞬息.....	53
愛沙尼亞的大地和愛沙尼亞的心.....	56
你爲什麼哭呢，花啊？.....	58
雅各·李扶三首	
詩人之心.....	61
青蛙們.....	63
蘇特三首	

影子	66
是時候了！	63
麥田	70
約翰·李扶四首	
清早	72
落葉	74
流浪人	76
鐘聲	80
哈伐四首	
我能够	82
我夢着	84

啊，我不能再沈默了.....	85
讓我們讚美.....	87
後記.....	89

愛沙尼亞詩人及其詩

在歐洲各國文學中，愛沙尼亞文學屬於最年青的之一：這在波羅的海東岸的小民族，她的歷史環境使她久久顯不出精神的文化來。當十三世紀初年，德國的武士和丹麥的軍隊征服了現在建立愛沙尼亞國的這地方的時候，她的民族恰恰够得上原始

文化的水準——書寫的藝術還一點也不明白。異國人的侵入，將這全地的土著陷於被壓迫的賤民的境遇，而且不久，在長長的，爭取自由的，絕望的鬥爭之後，這全地的土著，這說愛沙尼亞話的全部民衆，都變成了奴隸……

爲了緩和他們的日常沈重的勞苦，爲了表現他們的最親切的感覺，做奴隸的愛沙尼亞人只以民歌爲唯一的慰藉，這些歌都基於多年的傳說，保存了很特別的韻律和格式，這小部分敘事，大部分抒情的歌，是一種計算音量多少的有韻律的詩體，她的種種不同的性質，在譯文中很難給予同樣的印象。

頭韻和排偶，在其中也很有重要的地位。愛沙尼亞人的簡單生活的一切事變，都反映於一時誇張，一時輕鬆的詩行之中，也同樣顯出了憂鬱和幽默。感謝雅谷·呼爾特博士，M.J.愛森教授的努力，更早是W.安兌爾森教授和O.魯力特思博士，結集了愛沙尼亞民俗學的寶藏，他們記下的數量之多，在歐洲只有很少的幾種民族可以相比。

最早的愛沙尼亞美文獻——依這詞兒的現代的意義——以克利斯將·約克·貝德爾生（一八〇一至一八二二）這名字為界限。這並不生於故鄉（利加）的青年，熱愛國語的文學，他在一首詩中間道：

爲什麼不讓
我們的語言
爭取永久，在歌的烈焰中
燃燒着，直到高天？

但貝德爾生在還是青年學生的時候就死了，在那些年間，愛沙尼亞民族雖然已經脫離奴性的束縛，但在經濟上仍是大地主的奴隸，還不會發展到美文學的使用。貝德爾生的不多的詩歌，也僅僅在這年青的詩人死後一百年才印行了一本集子……

「卡勒夫的子孫」發表於一八六一年，這是奠定了愛沙尼亞文學的第一塊基石。他的編著者是非

特烈·藍霍爾特·克魯茲華德（一八〇三至一八八二），是他自己創造了這史詩的英雄和形式，大部分利用民間傳說的資料，寫成獨特的或精心結構的詩體。克魯茲華爾德不但是愛沙尼亞最早的有學識的人物之一，而且也是德國文學最好的介紹者之一。他翻譯了歌德，席勒，布爾卓，萊瑙，豪夫，海涅的許多詩篇；改譯了使愛沙尼亞農民讀者能夠接受的，讓·保羅的「馬利亞·胡慈的生活」（不管牠減低了原作的藝術價值）；又翻譯了J.W.維特曼的「佛陀」，這移植到愛沙尼亞的環境中，造成了著名的韻文的傳說。但他自己的創作，却並不屬

於美文學——只有了通俗科學的特色。

麗提亞·考度拉（一八四三至一八八六），民衆領袖和新聞記者揚森的女兒，建立了愛沙尼亞抒情詩和戲劇的基礎。她的愛國的和自然的詩歌，永遠激勵着在愛沙尼亞國旗之下的羣衆——就是到了今天，在愛國詩一方面，依然無出其右。正當愛沙尼亞農民漸漸遷到都市，有了劇場的需要的時候，考度拉就創設了第一所——雖然繼續得並不久——劇場，爲了排演，她還寫作了又翻譯了幾篇劇本，其中一篇關於本地風光的，因了購買田產而引起的愛沙尼亞人之間的爭鬥的，大受民衆歡迎，成了其

後的戲劇文學的基礎。

在前世紀的後數十年間，在愛沙尼亞抒情詩中，傍着考度拉起來的，還有別的女詩人，安娜·哈伐（生於一八六四），她的愛國的和戀愛的抒情詩，正是那第一位的詩歌的續作。她的抒情詩的溫柔而幻想的調子，很受當時的德國詩歌的影響，但在她最好的時候，却依然顯出了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她的情歌。她的個性全然缺乏的是嚴厲，只有女性的敏感和自我犧牲的衝動。作為莎士比亞和歌德的譯者，哈伐有了值得重視的功績。

卡爾·愛德華·蘇特（生於一八六二）是詩

人，他的地位處於十九世紀的感傷的抒情詩和羅曼的謠曲以及同世紀末的象徵主義之間。但是他的輕鬆的筆調有時也獲得成功，雖然最常還是傾向於憂鬱的深思……

愛沙尼亞文學中最動人又最悲劇的人物之一是約翰·李扶（一八六四至一九一三），抒情詩人和小說家。李扶以庸碌的新聞記者終其一生，這簡直不能給他物質上的安定。他的不安的，病態的靈魂也不允許他從事什麼重大的工作。餬口的日常工作以及神經質的幻想佔去了他一生的大部分。然而正是這種神經質——這後來變了狂疾——給他的許多

詩篇以靈感，很富於幻象，深刻的生活經驗，親切的自然感覺。但是李扶的素樸的風格並不妨礙他成爲當時最獨特的詩人，他的詩表現了憂鬱的，熱情的，沈思的靈魂。他的普遍的親切之感，使他也成了愛沙尼亞大衆的詩人之一，這也給故鄉的單調的自然加上了靈魂和色彩。李扶的小說有的只是單純的結構，然而對於鄉下人的日常生活的歡樂和憂愁，他的描寫却比他的同時代的作者更見精鍊。

他的哥哥雅各·李扶(生於一八五九)却傾向於側重形式的，古典主義的詩歌，他所表現的冷靜的形式主義，也使一般的注意轉向詩歌的技術問題。

民歌十二首

美麗之歌

美麗沿着河來了，

歌兒沿着原野，

牠們駕着一匹馬

一輛橡木的雪車。